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一  
 二  
 九  
 〇  
 號  
 冊  
 部  
 九  
 冊  
 三  
 部



小  
商  
崇  
周  
禮  
考  
次  
目  
錄  
序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臺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

後學 上元姚履旋 參閱

十九世裔孫 方永祥重刊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厯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

也故去其籍為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

冬官為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篡入者甚眾惟宗伯稍存多為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為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為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于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擲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

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聽司稽司教調人歸焉於是  
 者八存者有三為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  
 有載師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  
 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鄧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  
 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  
 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一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  
 有澤虞有川衡金工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產  
 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  
 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  
 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  
 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

泉有府賈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  
 川師邊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  
 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  
 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鼃有冥氏庶氏穴氏薳氏哲族氏翦  
 氏赤友氏蠲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雍氏亦皆司  
 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  
 十者亡者眾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為率也卿之有小  
 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  
 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  
 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  
 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  
 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為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為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為人所傳誦遂為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宏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因為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藥石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雖授以龍宮之秘藏亦多死於國

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為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偽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揆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為慢舍難成而為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三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



最切而其變為最甚自篆而為分隸自分隸而為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入好而能通其意者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甯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偽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為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甯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

存亡者不專在是也非收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獮苗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會幾何哉予嘗妄欲為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為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其慮止乎旦夕而不為久遠之圖為已則難以言智為民則難以言仁夫豈

善爲天下計者或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  
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勲勞藉之  
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  
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旣受  
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  
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旣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  
倖而欲守之以智力廢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  
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償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  
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  
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  
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  
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

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  
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  
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  
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  
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  
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  
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  
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  
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撥其大要  
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  
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  
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國統  
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  
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  
封茲土旣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攷  
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鏡  
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  
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  
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  
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  
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  
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

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  
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  
者槩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  
洽乎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恥不殺  
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尙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  
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  
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  
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  
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  
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



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  
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  
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  
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悅人卑陋鬼瑣之說譬如自  
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  
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  
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夫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  
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螣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  
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  
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旣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  
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  
致主於三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

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  
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  
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誦有功於  
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  
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叅其至當之論別爲一  
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  
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  
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  
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  
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尙關氏之有  
彝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  
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

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玉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邱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蘊焉爲寬仁之德施焉爲清淨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旣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欲然若有慕焉而尙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徧

布是書於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士字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醇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章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旣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

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尙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庶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於時其次若

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輿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尙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致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論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錄宋迄今百餘載之迄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醇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恭敬事君以平恕臨民則

宋之舊俗可復而後世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當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鑑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苟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得人而發豈皆由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息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眾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

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于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阻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旣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眾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



則覆沒之地可欲掃而平點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  
感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  
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  
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  
壯夫及其氣衰志憊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奉拳欲高  
崇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恥而高宗信小人畏  
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  
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  
盡載於史氏具九世諸孫浴綵藏于家而屬于序之公思義  
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者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  
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  
是以真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洽蜀德政既修國內又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  
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  
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  
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由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  
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  
戶說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  
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  
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  
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祇慎愛敬動  
必由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  
擴民之衷也既摹印孝經頒於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



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大和風雨時著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教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履屨乎可與古哲生比烈矣陶舍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敘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尙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郊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曹允之貴夫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

不愆其序天之化工甯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永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眾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之所霑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內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愍寬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于學羣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耻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修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用也嗚呼其

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頒示縉紳聚觀欣喜  
歎嗟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  
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肌肉潰肢  
體而民無所懲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  
猶爲福祿所紱史策所嘉况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  
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之百世  
師之廉恥之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得而子孫黎民受  
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  
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  
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

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  
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  
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旣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  
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  
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  
被四海人以為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  
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  
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  
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拳旗斬  
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  
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於人而傳於世也久矣吾從  
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

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  
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大史金華公而賓禮之  
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  
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  
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  
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  
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  
大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  
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  
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  
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  
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

臣婦人稚

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  
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  
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益大矣而當時之人  
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興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  
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益仁  
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  
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  
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  
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  
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  
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  
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道惟德業之



盛以歌詠太平之治於無窮大史公之功庶幾可自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樛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爲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喜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者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稟乎道而宏博深元咸有所自得粹諸泰規稍染雖爲味不同而皆可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

古大儒碩生旣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擴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甯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眾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樛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遠乾道醇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

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  
俗之談而紆餘得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素之而愈深味之而  
愈長其視施藻無實可喜之辭覺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  
者惟同邑閻風舒公貞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刻  
源戴公帥初鄭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  
公文亦傳於時閻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  
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  
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  
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  
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  
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  
字正仲構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據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  
於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  
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  
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  
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  
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  
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  
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  
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  
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  
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



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遷  
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  
生初守濟甯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  
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  
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志之得失為幸不幸哉天未  
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斯民  
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  
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為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  
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  
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  
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  
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為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儗

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後集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  
方孝孺為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為若干卷序之曰天  
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  
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  
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  
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  
之較故天深息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  
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  
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為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  
盈海內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為入燕

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因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生  
嘗用矣既而出佐遠郡召入修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  
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還國家遐蒐遠攬  
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  
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  
於今者未必不膏於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  
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誣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  
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  
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  
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  
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  
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

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蘇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  
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  
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  
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  
而可以被入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囊而灌機械而注  
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  
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  
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  
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  
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

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闡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

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從乎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子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遠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

通曰身身 卷之二  
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  
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笑  
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人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  
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巨  
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  
顧妄相詆贊於其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  
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  
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  
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  
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  
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  
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

古無一屢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  
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  
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  
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  
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  
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  
以心相啟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  
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斷乎  
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於古而後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  
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友乎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繁而言其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



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蔣周爲人有意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驚不可守。苟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舉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尙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嫵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許揚雄。醜醜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慙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

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自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眞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同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眾。至於宋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



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  
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  
而隆厚伯生頗疑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  
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  
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於今則潛  
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與元深之識發而爲  
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如列子  
御風翩然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  
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  
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  
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  
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

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原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  
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  
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  
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  
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唯聖賢乎聖人之文著  
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  
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  
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  
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  
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  
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  
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

通志卷之二 卷之二  
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

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尙之既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修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驎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觀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

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嗚呼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

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修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於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

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豔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楠柚粗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舌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

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屢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



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  
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一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豔  
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  
之張綺繡而協埴篔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  
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慚抑塞而不甯與之所  
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  
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  
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  
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  
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  
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藁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  
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

太史公擊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余序嗚呼余豈知詩  
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  
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  
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為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  
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  
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  
之工斯後世之所尙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  
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  
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  
如博如枚臯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甯以是



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俛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旣而邑人尊之旣而郡人尊之大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敘其篇首于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子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旣皆淪謝而子亦頽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修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

雖聖賢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於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旣老著書辯黜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爲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况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

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是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球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

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疝腫跋盞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曰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苟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旣昭大敷文治閱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於

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於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眾賢集於朝羣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修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於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

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為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為學之士矣苟或賢貧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尙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輿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官而

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  
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  
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  
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  
也聖天子有天下羣士景從海宇晏甯然聖心猶以爲未也  
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  
丙子京府當試大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  
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  
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  
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  
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將錄  
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

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丹宇內不  
完中葉遂割爲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汎掃萬方  
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  
間雖前聖之粒蒸民修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  
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  
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知然豈  
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  
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  
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  
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如食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  
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皇帝既卽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丁車駕幸太  
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跪監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  
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  
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  
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  
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巳巳  
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  
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  
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  
卽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  
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  
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士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  
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  
此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  
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  
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  
哉棧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  
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二終 婁縣後學葉蘭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貞和錢養廉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

後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 方永祥重刊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為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為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為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脩